

长篇小说

马伯庸 著

# 古董 局中局

3

掠宝清单

1909年，慈禧入葬东陵，随葬玉石700多件，4升珍珠、2000多块宝石填棺，总价值超过纹银5000万两，东陵的豪华气派压倒紫禁城。而这一切，都在孙殿英炮轰慈禧墓时，暴露在了军阀面前……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马伯庸 著

# 古董局中局

3

掠宝清单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董局中局.3, 掠宝清单 / 马伯庸著. -- 北京: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12

ISBN 978-7-5502-3586-1

I. ①古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0268号

---

古董局中局.3, 掠宝清单

作者: 马伯庸

责任编辑: 王巍

选题策划: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 王予润 马伯贤

封面设计: 刘倩

版式设计: 吴星火

责任校对: 张新元 曹振民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

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282千字 680毫米×990毫米 1/16 19印张

ISBN 978-7-5502-3586-1

定价: 32.00元

---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

读客® 知识小说文库

读小说，学知识

局中局  
◆ 掠宝清单

## 序

一个家族的传承，就像是一件上好的古董。它历经许多代人的呵护与打磨，在漫长时光中悄无声息地积淀。慢慢地，这传承也如同古玩一样，会裹着一层幽邃圆熟的包浆，沉静温润，散发着古老的气息。古董有形，传承无质，它看不见，摸不到，却渗到家族每一个后代的骨血中去，成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，甚至成为他们的性格乃至命运的一部分。

在我去见老朝奉的路上，我身体里那许家潜藏千年的精神开始觉醒。它跃动着，沸腾着，仿佛要向我诉说什么。这不是言语上的表达，而是一种超越了时光束缚的共鸣。它要讲的故事很长，传递给我却只是眨眼的工夫。那些曾经的人，那些曾经的事以及那些传奇的古玩，浓缩成了一瞬间的感动，让我在奔跑途中突然停下脚步，按住胸口，抬头望向天空。

我虽无法感知细节，但知道，这是一个关于我祖父许一城的故事。  
一个我从来不曾知道的传奇。

# 目录

## 第一章 君子棋 /1

许一城对他的杀气恍若未觉，他拿起一枚红炮：“错不了，明代象棋的炮，都是写成‘包’，一棋四‘包’，二红二黑。到了清代，才开始写成‘炮’字。所以这副棋，肯定不是明物。”

刘一鸣和黄克武同时倒吸一口凉气。这“炮”与“包”的门道儿，任何一个掌眼的人都能看出来，可许一城当着吴郁文的面直言不讳地点出来，却是要惹下泼天大祸的。

## 第二章 血书 /19

方老山觉得脊梁骨都是冷汗，他低头一看，才发觉自己刚才扯得太快，那白纸居然只剩下半张，吓了一跳。他还指望拿这个去清华换报酬呢，赶紧展开看看，这半张纸是张信笺，上头是一个手写的潦草“陵”字，字旁边拍了一个血红色的手掌印，五指痕迹清晰可见。这纸的下半截应该还有字，估计被刚才那些人带走了。

## 第三章 东陵盗案 /40

两人听到这个消息，大为骇然。东陵在直隶遵化州马兰峪，里面葬有顺治、康熙、乾隆、咸丰、同治五个皇帝，包括慈禧、慈安在内的十四个皇后和一百多个嫔妃，是清宗室第一大陵。清帝逊位十七年，余威犹在，所以民间虽然盗墓成风，但皇室陵墓一直还保存完好。想不到今日终于出现了第一个吃螃蟹的贼，居然动起了东陵的主意。

## 第四章 追凶 /55

阿和轩眼中精光暴射，“唰”地拔出佩刀掷出去，霎时钉在许一城头顶的土壁之上。刀身挡住了冲在最前面的几根尖竹，许一城得了一点缓冲时间，身子往回急忙一缩。随即那些竹枪噼里啪啦地掉落下来，有十几根直直扎在了许一城刚才站立之处。倘若晚上半秒，只怕许一城已经被万箭穿心了。

## 第五章 恶诸葛 /79

“这些案子，人人都知道他们是真凶，就是没人敢去缉拿。这个王绍义外号叫‘恶诸葛’，极其狡诈。派员来查，他们就杀；大兵来剿，他们就跑。到了后来，部门之间互相推诿，警察厅说这是剿匪，须由军部出兵；军部说这是地方治安事件，军人不便干涉。一来二去，索性谁都不提这个名字，当他不存在了。”

## 第六章 平安城死局 /103

现在他们终于明白，王绍义那句“慈禧墓的事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”是透着何等的杀气。留一个，杀两个。这已经不是求财，而是求生。赢了，大把富贵等在眼前；输了，性命就交待在这平安城里。王绍义手里，不在乎多这么几条人命。

阴司间，果然是阴司间。生人进了阴间，又怎么能活着回来？

## 第七章 支那骨董账 /138

药慎行肌肉一抖，咕咚跪倒在地：“我看到的名单，大多是熟货，以汉唐宋明几代居多。慎行这点轻重还是分得清楚的。”

许一城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用词：“大多？这么说，你还是看见几件阴货了喽？”药慎行脸上露出一丝恼怒，但许一城紧抓不放，他只得无奈答道：“那本古董账是按年代排序的，我无意中翻到最后一页，只看到那么一件阴货，标明是清代的。”

## 第八章 局势大乱 /159

李德标上前一步，把手枪对准许一城太阳穴，缓缓扣动扳机。突然天空“咔嚓”一声霹雳巨响，一道极耀眼鲜明的闪电切开夜空，让包括李德标在内的所有人浑身一震，这扳机竟没扣下去。

## 第九章 金蟾传信，无常见珠 /188

一般下乡收货的古董商，除了摆出金蟾，如果有特别想要收的东西，还会在旁边立个牌子，指明要哪一类古玩。考虑到许多老百姓不识字，有时候还会摆一件实物在那儿——这叫“金蟾分水”。许一城会根据自己情况，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，写明收什么类的东西。这样一来，付贵和黄克武根本不需要接近客栈，只消找个人远远地把金蟾分水的名单抄下来，就知道他目前状况了。

## 第十章 东陵前，马兰峪，黑吃黑 /208

战场上依然子弹横飞，孙军的火力朝着这边延伸，马兰关前黑压压地躺着一片尸体。王绍义却不管不顾，迈着大步朝马车走去。许一城一抬头，看到他目露凶光，知道“恶诸葛”已经知道真相了。一个惯称“诸葛”的人被人耍了，那么残留下来的，就只有一个“恶”字了。

## 第十一章 孙殿英炮轰慈禧墓 /223

慈禧墓里的宝贝，那是真多，连过道里都堆满了各种珠串、金佛、玉珊瑚什么的。结果碰到这些乱兵，慈禧棺材被撬开，她身上盖的经被、嘴里含的宝石、头上戴的珠冠，甚至镶嵌的金牙都被拔出来。地宫内的其他珍宝也被劫掠一空。慈禧尸骸被抛到墓道上，脑袋被踩得稀巴烂。刘一鸣亲眼所见，那对慈禧太后枕在脑袋后头的国宝翡翠西瓜，被谭温江亲手交给孙殿英，他左看右看，笑得嘴都合不拢。



## 第十二章 剑中机关 /237

这一切悲剧的起源，这一切疑团的终点，终于被他握在了手里。

许一城眯起眼睛，仔细地观察着它的每一处细节，态度前所未有地严肃。九龙宝剑的剑柄和剑格是一整块良质美玉雕成，全无拼接痕迹，这说明原玉体型惊人。这么大块的极品原玉，只雕成这么一点，玉料十不余一，真是奢侈惊人。另外在剑柄外侧，还覆有一层装饰用的紫金利玛铜条。这紫金利玛铜是清宫秘藏的响铜，是用红铜、金、银、锡、铁、铅、水银、五色玻璃面、金刚钻熔炼而成，产量极稀，一般用来铸造御奉佛像。这把宝剑能用紫金利玛铜装饰，足见重视。

## 第十三章 生死一诺 /267

他一低头，发现许一城从怀里掏出一块木牌，恭恭敬敬地摆在武将壁画的下面。借着火光，海兰珠看到那木牌上写着“陈公维礼之位”几个字，心头一阵狂跳。许一城在牌位前把双手抬起，八指交拢，先是手背翻手心，拜三拜，然后大拇指交抵，再拿开。再拜三次。

这手势她知道，许一城告诉过她。这叫托孤拜，行了此拜，就一定要完成死者嘱托，生死一诺。

## 后记 /290

## 第一章 君子棋

这是民国十七年的五月下旬，北京正当春夏之交，满城槐树俱已开花。这时节天气渐热，最易起大疫，民间忌讳最多。忌糊窗，忌搬家，不剃头，不晒床，都指望着到端午那天避了毒恶，才好整治。所以老百姓都叫恶五月，一到这月份，一准得有点么蛾子。

今年大暑未起，倒来了一阵大风。这风张牙舞爪声势极大，裹挟着漫天的沙尘盖过潭柘寺，罩住香山，一路浩浩荡荡地往城里头疯灌，一连好几日不停歇。那可真是尘霾蔽日，触目皆黄，整个四九城跟放久了的老照片似的，灰蒙蒙的天，灰蒙蒙的地，灰蒙蒙的城墙，街上走的都是灰蒙蒙的行人和骡马，搞得人心里也是灰蒙蒙的。

北京每年都刮沙尘，可多是在春天。今年这风格外邪性，居然挑在恶五月。老一辈儿的人说这风有来历，叫作“皇煞风”，专门克皇上的。崇祯爷上吊那年，北京刮过一次；袁世凯死那年，也刮过一次；再往后，宣统帝被冯玉祥撵出紫禁城那年，这风又来了。所以今年皇煞风一起，又赶上恶五，北京的老人心里都犯嘀咕，恐怕……这又要改朝换代了吧？

黄克武手里抱着个宝蓝皮儿的包袱，顺着天坛根儿一路往西踉踉跄跄地跑去。在这样的大风天里，又是顶风前行，饶是他十七八岁的精壮身子骨，都得弓着腰低眉敛气。稍微跑得快了点儿，一张嘴就是满口沙

子，一喘气就一鼻子呛灰。可事急如火，黄克武哪顾得上抱怨天气，他把毡帽檐拉得更低一些，脚下片刻不停。

他刚过虎坊桥，劲风忽起，比胭脂粉还细的黄土面儿洋洋洒洒地飘旋而起，顿时散成遮天蔽日的土雾。别说远处的前门塔檐和近处大栅栏的招牌，就是街对面栓的骡马，隔开几步都看不清楚。黄克武眯着眼睛只顾低头狂奔，不提防前头突然从土雾里冒出个人影，他收不住步子，“哎哟”一声跟那位重重撞了个满怀。黄克武身上有功夫，往后退了几步，拿桩站稳了，对方却倒在地上。黄克武赶紧俯身去搀扶，刚一猫腰，不由得暗叫不好——那位身上穿的是蓝灰军装，头上扎着条脏兮兮的绷带，手里还拿着杆辽十三式步枪，这是奉天兵！

奉天兵是张作霖带来关内的东北军，军纪很差，老百姓私下里都叫胡子兵。自从十七年初南北再次开战以来，张大总统在山东、河南的战事一片糜烂，北伐军一路北上，北京城里的奉军伤兵越来越多。上头不管饷，这些伤兵手里除了一条枪什么都没有，于是三五成群，逢人就抢，见店就砸，警察都不怎么敢管。

黄克武不愿在这里多生事，拱手匆匆说了声抱歉，转身想趁着沙尘天气溜走。不料那个奉天兵从地上爬起来，“哗啦”一声拉动枪栓，把手里的步枪对准黄克武，厉声喝道：“妈了个巴子！撞了老子还想走？”黄克武只得原地站住。那奉天兵一瘸一拐过来，劈头先给黄克武一个大耳光：“小兔崽子！你眼睛让狗吃啦？”黄克武咬着牙，瞪着枪口一声不吭。奉天兵斜眼看见他身上的包袱，眼睛一亮，嘴里嚷着：“老子怀疑你是叛军的奸细，拿过来！开包检查！”伸手就要去拽。这包袱干系重大，黄克武哪肯让他碰，身子一旋，轻轻避了过去。

奉天兵大怒，骂了句“不识抬举”，抬枪就要扣动扳机。黄克武情急之下上上半步，右手抓起他的枪管朝上抬，左手迅捷如电，一记手刀切他的脖颈。“砰”地一声枪响，子弹擦着黄克武头顶飞去半空，奉天兵软软地昏倒在地。

黄克武摸了摸脑袋，脸色煞白。自己若是慢了半步，恐怕已被莫名其妙地打死在街头。堂堂帝都，首善之地，什么时候已经乱到了这地步？他怔怔呆了几秒，猛然想起还有要事在身，急忙丢开步枪，把包袱重新背紧，转身钻进漫天黄沙中。过不多时，几个影影绰绰的行人靠

近，见奉天兵昏迷不醒，便一哄而上，把他衣服扒了个精光，连步枪都扛走了。

黄克武摆脱了奉天兵，一气跑过宣武门，直到了储库营胡同东头的太原会馆门口才停下来。这段距离可不近，他觉得肺里头跟浇了一勺开水似的，辣心辣肺，不得不稍微停下来，双手扶着膝盖大口大口喘气。他一抬头，看到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的白净后生站在胡同口歪脖老槐树下，显然已等候多时。

“拿来了？”那后生问。

黄克武小心翼翼地把蓝包袱皮捧住，爱惜地摸了摸：“这一路上波折不少，差点没给弄坏了。”

黄克武正要解开，白净后生冲他丢了个眼色，示意噤声。黄克武环顾四周，这才发现在太原会馆附近站着不少巡警，他们三三两两站在黄尘中，像是午夜坟地里的阴魂，看不清形体和相貌，却透着凛凛恶意。“慢慢走，别跑，别回头。”白净后生压低声音叮嘱了几句，然后两人并肩往胡同里头走去。

走进去十几步，黄克武这才急不可待地问道：“刘一鸣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”被叫了名字的年轻人扶扶眼镜，吐出四个字：“大难临头。”黄克武气得猛推了他肩膀一把：“我跑了半个北京城，还差点挨了一枪子儿，你就不能把话一次说完？到底是谁要对付五脉？”

刘一鸣知道这家伙性子急，叹息一声，又吐出三个字：“吴郁文。”黄克武一听这名字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：“吴阎王？”

刘一鸣点点头。吴郁文是京师警察厅侦缉处长、奉系军阀在北京城里的一条恶犬，为人阴毒狠辣，动辄将人灭门破家，外号吴阎王。去年警察厅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绞死了二十几个共产党，据说为首的李大钊就是吴郁文亲自动的手；前年《京报》主编邵飘萍被枪决，也是吴郁文下令执行的。他手里的人命，只怕比府前街南边的乌鸦还多，老百姓一提到这名字，没有不哆嗦的。

黄克武放慢了脚步，一脸疑惑：“他抓人，咱们五脉鉴宝，跟他井水不犯河水，他想干吗？”

刘一鸣拍拍他的肩膀：“你整天练武，偶尔也该看看报纸。国民革命军已经打到山东，张作霖在北京没几天好日子了，盛传要跑回东

北去。吴郁文是张作霖的走狗，做了这么多恶事，主子一走，他也慌了。”

“他不会是在临走前想抢咱们的古董吧？”

“不是抢，而是卖。”刘一鸣咬着这个卖字，脸上都是讽刺。

黄克武知道这家伙是个说一藏十的慢性子，催促道：“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快说，怎么个卖法？”

刘一鸣抬手一指胡同前头：“他今儿过生日，请了京城里有名的几十位商人来赴寿，说自己无心仕途，准备归隐家乡。手里有几件上好的古玩，愿意忍痛割爱，转赠给有缘之人……你明白了？嗯？”他说话总喜欢押尾带个反问的音，像个教训学生的老夫子似的。

黄克武瞪眼大叫：“什么忍痛割爱，这不就是拿假货讹钱嘛！”刘一鸣嘿嘿冷笑：“谁说是假货？人家吴阎王请了咱们五脉，要当场鉴定估价，以示公平。”黄克武停下脚步，神情骇然，这才明白刘一鸣说的“大难临头”是什么意思。

五脉是京城古董界的泰山北斗，许、刘、黄、顾、药五家聚为一朵“明眼梅花”，掌的是整个古董行当的眼，定的是鉴宝界的星。吴阎王请五脉来鉴定，显然是打算借重“明眼梅花”这块金字招牌，把价格抬上去。

对五脉来说，这是个极为棘手的两难局面。吴阎王摆明了要用贗品讹人，五脉若实话实说，吴阎王一翻脸即成灭顶之灾；可若是昧着良心把假的说成真的，贱的抬成贵的，五脉的金字招牌可就彻底砸了，以后谁还敢找？

左右都是死路一条，这根本就是一个绝户的局面！

“那……家里派谁来掌眼？”黄克武皱眉道。

刘一鸣嘲讽地一扬手臂：“沈族长、药伯父、你二伯、我三叔，来了十几个人，家里高手都到齐了，这会儿正在二进宅子里商量到底该派谁去。你推我，我推你，半天没个章程，几家子人，没一个有担当的！”

刘一鸣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的厌恶毫不掩饰。黄克武脑子里浮现出的情景是一群关在铁笼子的猴子，做猴脑的大师傅拎着菜刀一过来，猴子们互相推挤，拼命把同伴往外推。

他无奈问道：“哎，大刘，你主意多，有啥办法没有？”刘一鸣在他们这一辈里，算是深有谋略，平时鬼主意不少，黄克武最信得过。不料刘一鸣摇摇头：“这个局面，谁来也救不了。”

黄克武愤愤道：“张作霖都要完蛋了，我就不信他吴阎王还敢这么嚣张？大不了跟他拼了！”刘一鸣给他泼了一头凉水：“就算张大帅明天就走，吴阎王想收拾咱们，一晚上就够了。人家手下几百个带枪的警察，五脉就是一群书生，拿什么跟人家拼？嗯？”黄克武被问住了，瞪着眼睛噎了半天，一拳砸在胡同墙壁上，半截仁丹广告和砖皮噼里啪啦地掉下来。

“大争之世，笔不如枪。五脉传承千年，也许就到今日了。”刘一鸣拿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，老气横秋地感叹道。

“别瞎说，多不吉利！”黄克武捶了他一拳，拳势却有些发虚。刘一鸣嘿嘿一笑，也不多说。

这条胡同两侧是太原会馆和成都会馆，平日里车水马龙，聚着各地的商人学子，可如今八扇轩敞门前干干净净，几乎没人，似乎都嗅出了什么风声。两人穿了大半条胡同，来到胡同西边一处大宅子门前。这大宅院气魄不小，一道垂花门，两墩抱鼓石。两扇漆黑的铜环大门紧紧闭着，两个奉天兵守在两侧，看那姿态好似墓道前摆的阴森石像。一股难以言喻的煞气浮在宅子上空，连皇煞风都吹不散。

警察都被派到胡同口，守门的则是奉天兵，看来吴郁文今天是铁了心要以势压人。

守门的士兵早接了指示，今天吴队长的寿宴，来的宾客许进不许出。他们看见刘、黄二人到了，也不阻拦，推门让他们进去。两人绕过照壁进了院子，黄克武一愣。

这种刮风天，院子里居然还摆了七八张枣木圆桌。桌上潦草地摆着一壶茶，几盘果品，大风一起就落满灰土，也没人碰。每张桌子边都坐着五六个人，个个愁眉苦脸，垂坐在椅子上也不言语，如同泥塑。没有知客的管事，也没戏班子唱曲儿，只有十来个士兵站在东西两厢门口，擦着枪，抽着卷烟，不怀好意地盯着他们，好像野猫盯着老鼠一样。

刘、黄二人从席间穿行而过，黄克武左右张望，能认出差差不多七八成的宾客，都是京城里叫得上号的大商人。这些家伙平时穿的都是绸

面，今天却特地换了身布衫，那点小心思不言而喻。

本来这些大商家背后都有政界的靠山，吴郁文平时也不敢惹。可如今局势大乱，那帮子高官自顾尚且不暇，哪有空管这些人。吴郁文自己打算一跑了之，不怕得罪人，所以才想把他们拘过来，做笔一锤子买卖。黄克武虽然憨直，脑子却不笨，这个局面很快就想明白了。

忽然一个人从席间猛然站起，奉天兵们的长枪哗啦一下都抬了起来。那人吓得连忙抬起双手连声解释：“我就是跟他说个话，说个话……”然后扯住了刘一鸣的袖子。刘一鸣认出来他是正德祥的老板，跟自己算是半个熟人，客客气气道：“王老板，您有事儿？”

王老板面带焦虑：“你们五脉，到底打算怎么办？”刘一鸣道：“这不是还在里头商量着嘛。”王老板突然一拱手，刻意提高了声音，让周围的一群宾客都能听见：“明眼梅花的名头，京城里人人皆知。去伪存真，明察秋毫，那是半点不会含糊的，有他们在，咱们尽可以放心！”周围的泥塑们听见这话，纷纷活了过来，也七嘴八舌夸赞起来。

刘一鸣听出来了，这帮商人不敢顶撞吴郁文，只好向五脉施加压力。他也不多说，只向四周一拱手：“五脉一定会给各位一个公道。”然后拽着黄克武赶紧往里面走。

过了月门，黄克武低声道：“你说这吴郁文，直接要钱不就得了？何必打什么古董买卖的旗号，这不脱裤子放屁吗？”刘一鸣道：“直接要钱，那算敲诈；现在是做买卖，估价的是五脉，他照价收钱，挨骂也是咱们在前头顶着——嘿嘿，吴阎王分寸可拿得很准呢。”

“大刘你看得倒是明白，可没啥用啊？”黄克武埋怨。

“所以你以后别老催我说……”刘一鸣扬首望天，口气悠悠，“多说无益，嗯？”

说话间两人进了二进的小院子。院子里没有圆桌，只有几条长凳。十来名长衫男子或坐或站，有的背着手在院子里踱步。黄克武扫了一眼，老态龙钟的族长沈默端正坐中，默然不语，旁边一个四十多岁的长衫男子面无表情，负手而立。五脉各家的长辈围在四周，还有几位被族里寄以厚望的年轻高手在后头站着——五脉的精英，差不多都来齐了。

这些人加到一起的学问，能把吴郁文羞出几条大街去。可人家手里有枪，所以他们只能在这小院里坐困愁城。

刘一鸣走了几步，突然轻轻发出一声“咦”，似乎觉出什么异样。黄克武侧头问他怎么了，刘一鸣摇摇头没说什么。

他出去接黄克武时，这些人正争吵不休，可现在不知为何都安静下来。他们的神情虽然还是皱眉不展，但眉眼之间带着微妙的如释重负。才离开短短十分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刘一鸣疑窦大起。

看到刘一鸣、黄克武来了，众人让开一条路。两人走到族长沈默跟前，黄克武把包袱解下来，躬身说：“大爷爷，东西送到了。”沈默双手拄着拐杖，低垂的眼皮只是微微扯动了一下。他旁边那名男子开口道：“那就往里送吧，别让人等急了。”

说话的人叫药慎行，他本家精通瓷器，其他几行也十分精通，此人长袖善舞，擅长结交人物，是族里公认的下一任族长的人选。他代表族长发号施令，也算正常。

刘一鸣眼神一眯。药慎行这话听着有意思。往里送？这么说，家里派去给吴郁文掌眼的人选，已经定了？

黄克武站在原地，却没人接他手里的包袱。那些精英人物都不经意地把脸别过去，装没看见。药慎行说了把包袱往里送，可没明确提出让谁去送。刘一鸣心中冷笑，家里这些长辈一贯如此，他们怕会被连累，连送包袱都不敢。他一扯黄克武的包袱：“老黄，没听见族长说的吗？咱们走。”

“一鸣，回来，你去凑什么热闹！”刘一鸣的三叔在人群里喝了一句。旁边黄克武的二伯斜眼道：“你家刘一鸣不去，凭什么让我们家克武去？”两人眼看就要争起来，沈默不耐烦地顿了一下拐杖：“吵什么吵！一鸣、克武，你们一起去。你们年纪轻，谅人家也不会为难。”

刘一鸣耸耸鼻子，一分钟都不愿意跟这些人同处一院，一拽黄克武，两人并肩离开那一群各怀心思的人群，来到三进院子。

“大黄，你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五脉如今的德性。”刘一鸣低声说，难得地从神色里漏出几滴激愤。黄克武不知该怎么接话，只能讪讪道：“长辈有长辈的计较，你也别生气。”刘一鸣抬起头来：“他们的计较？他们的计较就好比这天气，灰蒙蒙，黑压压，教人窒息，逃都逃不……哎，算了，不说了。”他抬腿径直走入三进，黄克武愣了一下，连忙跟了过去。



这宅子一进招待富商，二进招待五脉，再往里走过一个小门就是吴郁文的内宅。朱漆门半开，两只防风大红灯笼吊在两侧，如同一头饕餮瞪圆了双眼张开大口，等着吞食。黄克武瞪着眼睛抬头望望天空，仍是一片昏黄混沌，昼夜难分。

“你猜会是谁在里头？”黄克武突然问。

“无论是谁在里头，他这辈子已经彻底完蛋了。可惜他替五脉受过，却只有两个年轻后生给他送行。”刘一鸣扶了扶眼镜，半是嘲讽半是感叹。

他虽然只是家中年轻一代的子弟，见事却极准。对五脉来说，这次绝户局面，唯一的破法就是壮士断腕，指派一人去鉴宝，帮吴哄抬高价，渡过这一劫，然后再把他开革出家，给那些富商一个交代。以一人声名，换五脉平安——说难听点，就是背黑锅。

之前争吵，就是因为谁也不愿意牺牲。现在这个背黑锅的终于选出来了，自然是皆大欢喜。可刘一鸣刚才数了数，院子里的人都在，一个不少，那么最后被推出笼子的猴子到底是谁？

两人前脚迈过木门槛，后脚还没迈，先听到屋里传来一阵长笑。

这笑声阴恻恻的如蛇头吐信，两人都听出来这是吴郁文的招牌笑声。京城有俗谚：宁听老鸱叫，莫闻阎王笑。吴郁文一笑，必见血光之灾。他们对视一眼，急忙掀帘进屋，先入眼的是占了半个房间的旗人砖炕，修成架子床的模样，上头搁着个张梨花木的矮腿宽沿炕桌，桌上摆着一副象棋。棋盘两侧坐着两个人。

左边的人塌眉尖颌，颅骨形状从皮下凸起一圈，胸口挂着张作霖亲自颁发的文虎勋章，正是人见人怕的吴阎王。他盘腿正坐，眼睛盯着棋盘，右手把玩着一把银手枪，食指时不时去轻挠一下扳机，隐隐的杀气充盈屋间。右边的人却在喝茶，他放下茶盏，微微侧头，昏暗的电气灯照亮了半边脸颊。

“许一城？”

黄克武瞪大了眼睛，脱口而出。身边的刘一鸣也露出了惊讶之色。

许一城是五脉里许家的嫡系传人。许家号称五脉正宗，可一直人丁稀薄，到这一代只剩许一城一个。此人天分奇高，沈默本把他当族长接班人来培养，但他行事离经叛道，颇为五脉人诟病。后来不知出了什么事，